

董
桥

英華沉浮錄

董 桥

英學沉浮錄

⑤



海豚出版社
DOLPHIN BOOKS
中国国际出版集团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英华沉浮录. 5 / 董桥著. —北京: 海豚出版社, 2013.10
ISBN 978-7-5110-1549-5

I. ①英… II. ①董…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30662号

书 名: 英华沉浮录⑤
作 者: 董 桥

责任编辑: 李忠孝 郝付云 慕君黎
装帧设计: 林道群
美术编辑: 吴光前
责任印制: 于浩杰 王瑞松

总发行人: 俞晓群

出 版: 海豚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dolphin-books.com.cn>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邮 编: 100037
电 话: 010-68997480 (销售)
010-68998879 (总编室)
印 刷: 北京彩眸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各大网络书店
开 本: 32开 (810毫米×1020毫米)
印 张: 10.25
字 数: 130千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110-1549-5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出版说明

二〇一〇年八月，海豚出版社精心策划的“海豚书馆”与读者见面，之后我们陆续推出了“海豚文存”“祝勇作品”“独立文丛”等丛书，在业界得到广泛赞誉，受到了读者的欢迎。

目前，“海豚书馆”已有六十一种，其他丛书也在陆续面世。每套丛书，我们都邀请名家担任策划人和主编，力求荟萃海内外名家优秀作品，展示近现代人文经典著作，以精装的形式呈现给广大读者。

为了满足不同读者的要求，我社从上述丛书中精心挑选了广受读者欢迎的几种图书，重新设计封面，以平装形式出版，价格更加贴近大众的读者。这就是我们推出的“海豚简装”。简装本面世以来，以典雅的设计，精致的内容，亲民的价格颇受读者喜爱，现推出董桥《英华沉浮录》，以飨读者。

目 录

- 毛泽东会写信 (1)
- 语文竟是那么希腊 (4)
- 赫胥黎怕堂皇空洞的字 (7)
- 亲爱的税务局长…… (10)
- 王浑妻子调皮 (13)
- “批改作文，不要多改” (16)
- 文字美食家 (19)
- 秋雨、心香等三段 (22)
- 夜读琐疑 (26)
- 小声曰：“是邓拓！” (30)
- 高明的指点 (34)
- 储大泓先生的来信 (38)
- 貂蝉可畏外五段 (41)
- 文人译笔清赏 (45)
- 浅浅的歌词，深深的感动 (48)
- “此何物耶？一东西耳！” (51)
- 财政司的智商真那么低吗？ (55)
- 搞什么文字推理！ (59)
- 是 Dong Jianhua 才对 (63)

- 一封回信 (68)
- 圣诞政治食谱 (72)
- 点起正月半的花灯 (76)
- “你的不来使我断电” (80)
- 公务员事务司的中文信 (84)
- “别开生面的自杀” (88)
- 黄星华的中文文章 (92)
- 等待更多知名的真学人 (96)
- 把法治精神译成中文 (100)
- 张五常论文章清楚 (104)
- 霍英东先生的春天 (108)
- 开封的槐树，茅盾的霜叶 (112)
- 老教授那本小册子 (116)
- 文绉绉的广东话 (120)
- 告诉他们：上图书馆去！ (124)
- 别忘了中文有个“了”字 (128)
- 语文的情网 (132)
- 飘着淡淡的麝香和琥珀 (136)
- 教育署《强力指引》小议 (140)
- 王永平先生的来信 (144)
- “常老师早！” (148)
- 与文字的斗争 (152)

- 伦敦公园清淡 (156)
- 搞好语文不必花大钱 (160)
- “学问存放在东京” (164)
- 明镜高悬下的中文 (168)
- 榆树沟里的新闻记者 (172)
- 文字轮回六道中 (176)
- Your “un-obedient” servant... (180)
- “我们偏偏不肯认命” (184)
- 人文教育的博雅品味 (188)
- “胴体”原是“屠体” (192)
- 元帝岂可戴绿头巾! (196)
- “没有我你冷不冷” (200)
- 新闻记者十条指南 (204)
- 庄严的演词，庄严的中文 (208)
- 李国能那一株玫瑰 (212)
- 再看那“神圣的胴体” (216)
- 是跟国语接轨的时候了 (220)
- 人道是伤春悲秋不长进 (224)
- 媚香楼里的捉刀人 (228)
- 别了，教人脸红的文章 (232)
- 告诉我翡翠有多绿 (236)
- 陈方正的中文进化论 (240)

“言而至此，再无言矣”（244）

给自己的笔进补（248）

有“姝”就该有“娥”（252）

别再妨碍创作了（256）

说文，解字（260）

解读鹤窠（264）

尊敬通晓中文的外国人（268）

调皮的语言（272）

教育不是革命战斗（276）

文字下酒，吃得风流（280）

公文救命（284）

连胡先生都要请人过目（288）

“母病速归”的存在价值（292）

他们就这样长大了（296）

译事漫议（300）

说得体（304）

大胡子林肯的传世演词（308）

一种解释，一个看法（312）

顺治皇帝苦读中文吐血（316）

毛泽东会写信

毛泽东白话文写得漂亮。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致胡乔木的一封信说：“乔木同志：睡不着觉，写了两首宣传诗，为灭血吸虫而作。请你同《人民日报》文艺组同志商量一下，看可用否？如有修改，请告诉我。如可以用，请在明天或后天《人民日报》上发表，不使冷气。灭血吸虫是一场恶战。诗中坐地、巡天、红雨、三河之类，可能有些人看不懂，可以不要理他。过一会，或须作点解释。毛泽东，七月一日。”胡乔木一九四一年当毛泽东的秘书；五〇年起当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信中文字简洁得很，又有气势。白话信写成这样，值得学习。宣传诗是指《送瘟神》七律二首，拖到十月三日才见报。诗有后记，

说余江县基本消灭了血吸虫，十二省、市灭疫大有希望，“我写了两首宣传诗，略等于近来的招贴画，聊为一臂之助”云云。诗的序文则用文言写：“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他的文言也可诵。这两首七律的第二首开句是“春风杨柳万千条”。记得当年陈之藩先生告诉我说，他有个在大陆的朋友喜欢毛的诗，陈先生也说对毛只喜欢诗，但他认为“春风杨柳万千条”是整句抄来的，不是杨万里就是范成大的句子。旧诗偶借古人一句其实也无所谓，但捧毛诗的人不可不知，免得捧糊涂了。陈先生于是到哈佛图书馆去查，范成大的集子给人借走了，杨万里的集子在，他一句一句的找，找不到，却发现杨万里的诗句句法很特别，唐诗中绝对没有，比如“山不人烟水不桥”。真好玩。

香港三联书店刚出一部《毛泽东诗词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繁体字精印，有作者自己做的注释，附录刊出毛泽东关于诗歌的七封

信，加批语、引言、后记、谈话等五篇。书中五七年三月十一日写给李淑一的信谈到杨开慧，说“暑假或寒假你如有可能，请到板仓代我看一看开慧的墓”，对她怀念甚深。“此外，你如去看直荀的墓的时候，请为我代致悼意。你如见到柳午亭先生时，请为我代致问候。”这两句话里的“的时候”和“时”，读来很嫌累赘，删去更好。

五七年一月十二日给臧克家和几位同志的信谈到“《诗刊》出版，很好，祝它成长发展。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这些话仅供你们参考”。其实毛泽东向来偏爱古典诗词，对词学尤其下过功夫；白话新诗他是看不上眼的。给陈毅的信上说：“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这完全是内行的见识。郭沫若那些白话诗怎么看得下去？

（1996年9月30日）

语文竟是那么希腊

卡夫卡在日记里说：“昨日忽然想到母亲值得我爱她爱得更深，而我却爱她爱不深，那完全是德语使然。犹太母亲不是德文里的‘Mutter’，叫她做‘Mutter’使她显得有点滑稽。叫犹太女人做‘Mutter’不但滑稽而且怪怪的。我相信维系犹太家庭亲情，全靠记忆中昔日犹太区的情景，因为连 Vater 这个字也跟犹太父亲很不相称。”

(Yesterday it occurred to me that I did not always love my mother as she deserved and as I could, only because the German language prevented it. The Jewish mother is no “Mutter”, to call her “Mutter” makes her a little comic... the Jewish woman who is called “Mutter” therefore becomes not only comic but strange... I

believe that it is solely the memories of the Ghetto which preserve the Jewish family, for the word "Vater" does not approximate to the Jewish father either.)

语文的疏离感制造寂寞的心灵和悲怆的情怀。有一次，我在雅典黑夜的街道上散步。路边的树在风中细语；希腊人三三两两在行人道上聊天。我听不懂他们在谈什么。夜色显得格外漆黑。我突然觉得陌生：人与人之间的默契都截断了。回到旅馆竟发现旅馆也像医院。一瞬间，我恍然领悟存在主义是什么了。天一亮我下去吃早餐。样子美得像雕塑的女服务员跟我说话，她的英语不纯正，却特别好听。窗外晨曦淡淡，带着几分矜持：我终于走出了荒原。

语文原来也有狰狞可怖的一面。日前读到晓风在台北报上写的一篇《如果文学碰不到人生最剧烈的悲情》，读毕格外想念她，她远在高雄医院侍候重病的父亲。上个月在台北我们在一起开会，开完她匆匆离去，说是赶去照顾父亲。她父亲在加护病房住了二十多天了。她在文章里说，出版社急着要

她写一篇序文赶着出书：“文学原是我所爱的，我愿一生忠挚不二，但此刻，面对死亡，文学好像全然无力招架，死亡是滔天巨浪，文学在其间又能抵御什么呢？”她第一次问自己：“文学算什么？”她在医院里无人的长廊上垂泪。“如果文学笨拙到无法触知死亡，如果文学碰不到人生最剧烈的悲情，则文学何益？出书何益？为书写一篇小序又有何益？”这个时候，别的病人的家人围在一起说话，中间有个小孩瞪着那双晶灼好奇的眼睛问母亲说：“妈，是阿公的病厉害？还是糖浆厉害？”别人都不懂他说什么。他妈妈说他感冒都吃糖浆，他以为所有的药都是糖浆。晓风于是突然明白那孩子恰如文学，在巨大的苦难面前显得稚小蠢笨，说的话也莫名其妙，碰不到正题。“可是他双唇似花红，目光如青电，给他一点时间，他未必没有答案。”

卡夫卡也像孩子那样稚嫩。了解他，要读他的日记。他满心的疑惑都在那些日记里。语文原来也可以那么善变。

（1996年10月1日）

赫胥黎怕堂皇空洞的字

十九世纪法国后期印象派画家高更（Paul Gauguin）一八九七年决定自杀。毁掉自己之前，他全情投入最后一幅作品，画完之后在画上写了几句话，他说那是他的签名：“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什么？我们往何处去？”（D'où venons nous? Que sommes nous? Où allons nous?）接着他大口吞下砒霜。可是剂量太大了，他吃下去全吐出来，死不了。十几年前，Nicholas Humphrey 和 Robert Jay Lifton 编了一本《黑暗岁月》（*In A Dark Time*），收集历代智者隽语点破核子时代里人类的愚昧行为，引了高更这一句名言做序文的中心思想。

我十几年前在伦敦滑铁卢火车站的书店里买

到这本书，翌日跟一位主修语言学的苏格兰朋友吃饭。朋友说他看过高更的那句话，还说语文的课题也正是这句话所宣示的课题：语文从何处来？语文是什么？语文往何处去？记得我当时回答他说：作家最好不要想这些课题，让哲学家和你们这些傻小子去操心吧。那是夏季七月的伦敦，九点钟我们吃完饭走出餐馆天还没有黑，罗素广场的风很冷。在公共汽车站分手的时候，朋友说：“别忘了翻翻 Aldous Huxley 一九三六年在伦敦 Albert Hall 的那篇演讲。”

赫胥黎是美籍英国作家，诗歌、小说、剧本、文艺评论都写，人称他的小说是“概念小说”，寓言体讽刺小说《美好的新世界》和《针锋相对》最出名，一九三七年移居美国，六三年去世。朋友说的那篇演讲鼓吹和平，说文字不但与和平息息相关，与所有天下事都息息相关。他说，文字是思想的工具；思想所到之处，文字一一传送；文字是塑造思想的模型。思路要正确，用字必须妥帖。今日一说到和平与战争，人们大半用错字。他们用的字不能表露当前实情。他们甚至用一些

字去掩饰事实。他们于是用歪曲了的文字传媒去衡量现实。赫胥黎于是举了坎特伯雷大主教说的一句话为例：“国家动武动剑，是上苍保庇百姓之举（The use of force, of the sword, by the State, is the ministry of God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people）。”赫胥黎说，“武”与“剑”是两个关键字，前者空洞抽象，毫无确切意思可言。后者落伍过时，不符当代实情，只教人联想起豪侠义行和武士闪亮的盔甲。整句话堂皇文明。其实，大主教虚无缥缈的门面话，背后的真相不外是说：国家动武，用火焰炸弹，用芥子气，用飞机装烈性炸药炸脆弱无助的人民大众，是上苍保庇百姓之举（The use of force by the State, that is to say the use of firebombs, mustard gas and high explosives dropped by aeroplanes upon defenceless civil populations, is the ministry of God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people）。

我其实也很怕那些太过光荣辉煌的字眼：这些字眼从何处来？这些字眼是什么？这些字眼会把人们带到何处去？……

（1996年10月4日）